

曹禺戲劇集二

野原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定價七元

曹禺劇集
第三集
原野

吳文林 發行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重慶路口
海關大樓
第一路
弄八號
四十八號

曹

一、雷

兩

五、家

禺共

二、日

出

六、蛻

變

戲八

三、原

野

七、橋

劇種

集

四、北

人

八、曹禺獨幕劇集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

三十六年五月十三版

野 原

舘 曹

排演本劇須得作者(通訊處由文化生活出版社轉)同意

時間 秋天

序幕 原野鐵道傍。

——「立秋」後一天傍晚。

第一幕 焦園王家正屋。

——序幕十日後，下午六時。

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。

——同日，夜九時。

——同日，夜十一時。

第三幕（時間緊接第二幕）。

第一景 黑林子，叉路口。

——夜一時後。

第二景 黑林子，林內窪地。

——夜二時後。

第三景 黑林子，林內水塘邊。

——夜三時後。

第四景 黑林子，林內小破廟後。

——夜四時後。

第五景 景同序幕，原野鐵道旁。

——破曉，六時後。

人物

仇虎——一個逃犯。

白傻子——小名狗蛋，在原野裏牧羊的白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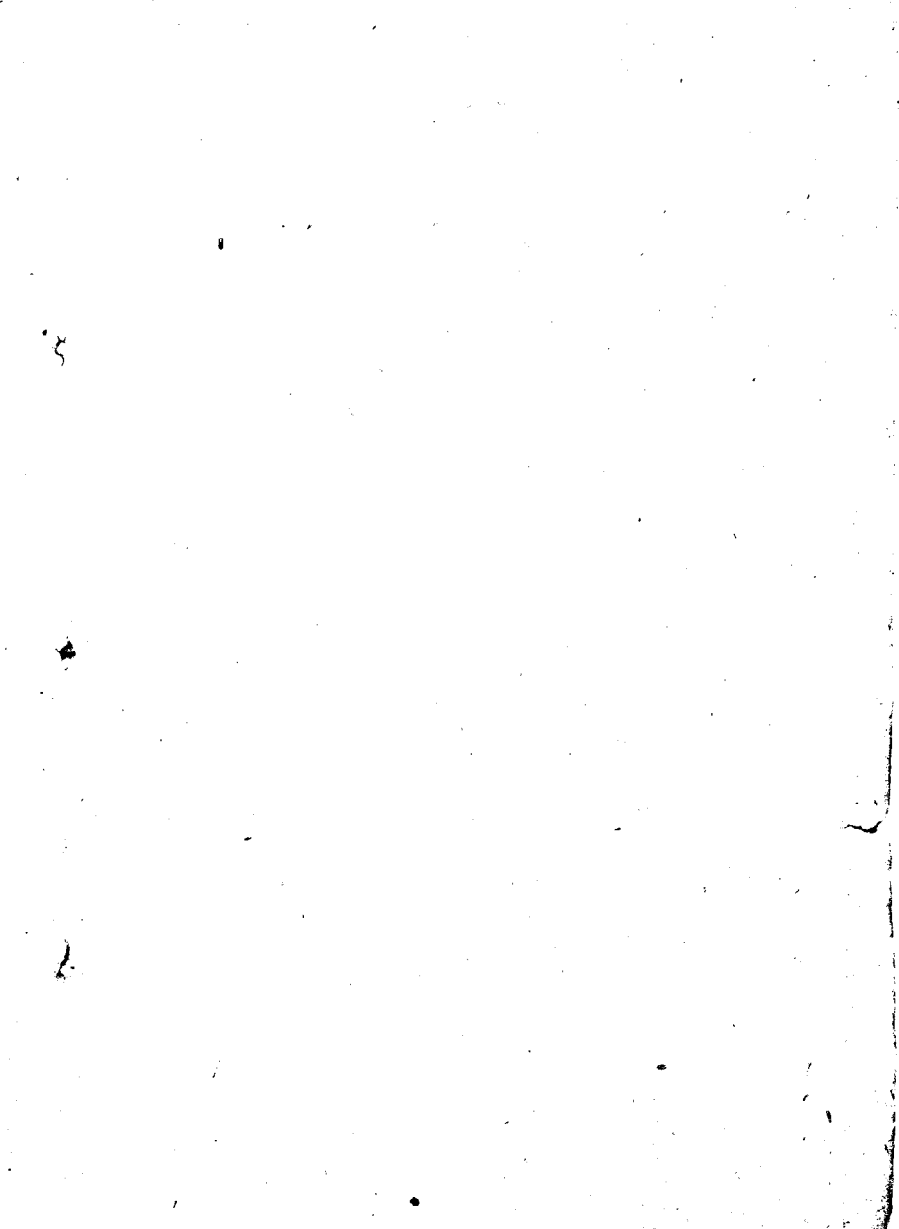
焦大星——焦團王的兒子。

焦花氏——焦大星新娶的媳婦。

焦母——大星的母親，一個瞎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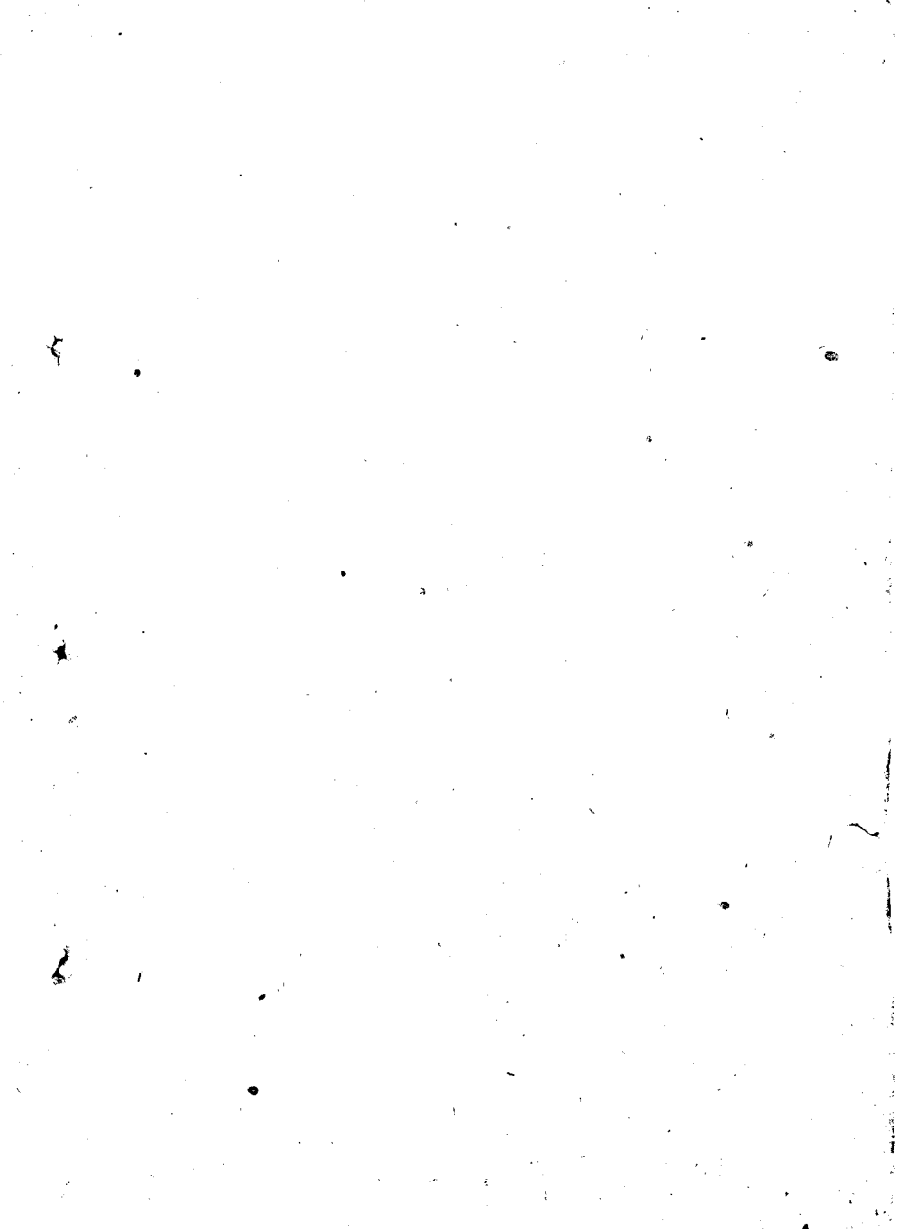
常五——焦家的客人。

（第三幕登場人物另見該幕人物表。）



序 ·

恭



秋天的傍晚。

大地是沉鬱的，生命藏在裏面。泥土散着香，木根在土裏暗暗滋長。巨樹在黃昏裏伸出亂髮似的枝桠，秋蟬在上面有聲無力地振動着翅翼。巨樹有龐大的軀幹，肥滿年老而龜裂的木紋。矗立在莽莽蒼蒼的原野中，他象徵着嚴肅、險惡，反抗與幽鬱，彷彿是那被禁閉的鸚鵡，在石籠上。他背後有一片野塘，淤積油綠的雨水，偶爾塘畔簌落窸落地跳來幾隻青蛙，相率撲通跳進水去，冒了幾個氣泡；一會兒，寂靜的暮色裏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一陣斷續的蛙聲，也很寂寞的樣子。巨樹前，橫着墊高了的路基，鋪着由遼遠不知名的地方引來的兩根鐵軌。鐵軌鑄得像烏金，黑黑的兩條，在暮靄裏閃着亮，一聲不響，直伸到天際。它們帶來人們的痛苦、快樂和希望。有時巨龍似的列車，喧赫地叫囂了一陣，噴着火星亂竄的黑煙，風掣電馳地飛駛過來。但立刻又被送走了，還帶走了人們的笑和眼淚。陪伴着這對鐵軌的有道

傍的電線桿，一根接連一根，當野風吹來時，白磁箍上的黑線不斷激出微弱的嗚鳴的聲浪。鉄軌基道斜成坡，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，有守路人的破舊的「看守閣」，有一些野草，並且堆着些生鏽的鉄軌和枕木。

在天上，怪相的黑雲密匝匝遮滿了天，化成各色猙獰可怖的形狀，層層低壓着地面。遠處天際外逐漸裂成一張血湖似的破口，張着嘴，潑出幽暗的赭紅，像噩夢，在亂峯怪石的黑雲層堆點染成萬千詭異怪的色彩。

地面依然昏暗，漸漸升起一層灰霧，是秋暮的原野，遠遠望見一所孤獨的老屋，裏面點上了紅紅的燈火。

大地是沉鬱的。

開幕時，仇虎一手叉腰，背倚巨樹望着天際的顏色，喘着氣，一哼也不哼。青蛙忽而在塘邊叫起來。他拾起一塊石頭向野塘擲去，很清脆地落在水裏，立時蛙也嚇得不響。他安了心，蹲下去坐，然而樹上的

「知了」又咕噪地鬧起，他仰起頭，厭惡地望了望，立起身，正要又取一個石塊朝上——遙遠一聲汽笛，他回轉頭，聽見遠處火車疾馳過去，愈行愈遠，夾連幾聲隱微的汽笛。他扔下石塊，嘔出一口氣，把寬大無比的皮帶繫了緊，一隻腳在那滿沿污泥的黑腿上擦弄，腳踝上的鐵鍊惘惘地響起來。他陡然又記起腳上的累贅。舉起身旁一塊大石在鐵鍊上用力搥擊。巨石的重量的不斷地落在手上，搗了腿骨，血殷殷的，他蹙着黑眉，牙根咬緊，一次一次捶擊，喘着，低低地咒着。前額上滲出汗珠，流血的手擦過去。他狂喊一聲，把巨石擲進塘裏，喉嚨哽噎像塞住鉛塊，失望的黑臉仰朝天，兩隻粗大的手掌死命亂絞，想掙斷足踝上的桎梏。

遠處彷彿有羊羣奔踏過來，一個人「哦哦」地吆喝，趕牠們回欄，羊們亂竄，哀傷地咩咩着，衝破四圍的寂靜。他怔住了，頭朝轉那聲音的來向，驚愕地諦聽。他轟然跳起來，整個轉過身來，面向觀衆，屏住氣息，渴望——這是一種奇異的感覺，人會驚怪造物者怎麼會想出這樣一個醜陋的人形：頭髮像亂麻，碩大無比的怪臉，眉毛垂下來，眼燒着仇恨的火。右腿打成癆跛，背凸起彷彿藏着一個小包袱。筋肉暴突，腿是兩根鐵柱。身上一件密結粗紉的藍布褂，被有刺的鐵絲戳些個窟窿，破爛處露出毛茸茸的前胸。下面

圍着「腰裏硬」——一種既寬且大的黑皮帶，——前面有一塊瓦大的銅帶扣，賊亮賊亮的。他眼裏閃出兇狠，狡惡，機詐與嫉恨，是個剛從地獄裏逃出來的人。

他提起腳跟眺望，人顯明地向身邊來。「哦哦！」吆喝着，「咩咩！」羊們擁擠着，人真走近了，他由軌道跳，到野塘坡下藏起。

不知爲什麼傳來一種不可解的聲音，聽得很興高采烈的！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……」一句比一句有氣力，隨着似乎頓足似乎又在疾跑的聲音。

於是白傻子漲得臉通紅，撻着一蓬樹枝，右手背着斧頭，由軌道上跳跳蹦蹦地跑來。他約莫有二十歲，胖胖的圓臉，哈巴狗的扁鼻子，一對老鼠眼睛，毫個不停。頭髮長得很低，幾乎和他那一字眉連接一片。笑起來眼眯成一道縫。一張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；如若見着好吃好看的东西，下顎便不自主地垂下來，時爾還流出涎水。他是个白癡，無父無母，寄在一个遠親的籬下，爲人看羊，斫柴，做些零碎的事情。

白傻子

（興奮地跑進來，自己就像一列疾行的火車。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

（忽爾機車噴黑烟。）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……（忽爾他翻轉過來倒退，兩隻臂膊像一雙翅膀，隨着嘴裏的「吐兔」一扇一扇地——哦，火車在打倒輪，他拚命地向後退，口裏更熱鬧地發出各色聲響，這次「火車頭」開足了馬力。然而，不小心，一根枕木攔住了腳，撲通一聲，「火車頭」忽然摔倒在軌道上，好痛！他咧着嘴似哭非哭的，樹枝撒了一道，斧頭溜到基道下，他手攔在眼上，大嘴裏哇哇地嚎一兩聲，但是摸摸屁股，四面望了一下，沒人問，也沒人痛，並沒人看見。他回頭望望自己背後，把痛處揉兩次，立起來，彷彿是哄小孩子，吹一口仙氣，輕輕把自己屁股打一下，『好了，不痛了，去吧！』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。於是又——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不，索性放下筐子，兩隻胳膊是飛輪，眉飛色舞，下了基道的土坡，在通行大車的土道上奔過來，繞過去，自由得如一條龍。）漆叉卡叉，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……（更興奮了，他咋圓了嘴，學着機車的汽笛）鳴——鳴

——鳴。漆叉卡叉，吐兔圖吐。鳴——鳴——（冷不防，他翻了一個跟斗。）
鳴——鳴——鳴——（看又翻了一個！）鳴——鳴——鳴——漆叉卡叉，吐兔
圖吐——鳴——鳴——（只吹了一半，遠遠遙傳來一聲低聲而隱微的機車笛，
他忽而怔住，出了神。他跑上基道，橫扒在枕木上，一隻耳緊貼着鐵軌，閉上眼，彷彿
諦聽着仙樂，臉上堆滿了天真的喜悅。）呵呵呵！（不自主地傻笑起來。）

〔從基道後面立起來仇虎，他始而驚怪，繼而不以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。〕

仇虎 喂！（輕輕踢着白傻子的頭。）喂！你幹什麼？

白（白傻子簡稱）（諦聽從鐵軌傳來遠方列車疾行的聲音，闔目揣摩，很幸福的
樣子，手拍着輪轉的規律，低微地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望也沒有望，只不
滿意地伸出臂膊幌一幌。）你……你不用管。

仇（仇虎簡稱）（踹踹他的屁股。）喂，你聽什麼？

白（不耐煩）別鬧！（用手擺了擺）別鬧！你聽，火車頭！（指軌道）在裏面！火車！漆叉卡

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不由更滿足起來，耳朵抬起來，仰着頭，似乎在回味。）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！（快樂地忘了一切，向遠處望去，一個人喃喃地。）噫——火車越走越遠！越走越遠！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……（又把耳朵貼近鐵軌。）

仇 起來！（白不聽，又用腳踢他。）起來！（白仍不聽，厲聲）滾起來！（一脚把傻子端下土坡，自己幾乎被鐵鍊絆個頭。）

白 （在坡下，恍恍惚惚拾起斧頭，一手撫摸踢痛了的屁股，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虎。）你……你……你踢了我。

仇 （猶笑，點點頭。）噯，我踢你！（一隻腳又抬到小腿上擦癢，鐵鍊沉重地響着。）你要怎麼樣？

白 （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，退了一步。）我……我不怎麼樣。

仇 （狠惡地）你看得見我麼？

白 （疑懼地）看……看不清。